

中華秘史

珍藏版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北朝秘史

【清 杜弼 著】



目 录

第 一 回	魏宣武听谗害贤 高领军固宠献女	2083
第 二 回	于皇后暗中被弑 彭城王死后含冤	2089
第 三 回	改旧制胡妃免死 立新君高肇遭刑	2095
第 四 回	白道村中困俊杰 武川城上识英雄	2101
第 五 回	怒求婚兰春受责 暗行刺张仆亡身	2108
第 六 回	谐私愿六浑得妇 逼承幸元怱上蒸	2114
第 七 回	幽母后二贼专权 失民心六镇皆反	2120
第 八 回	太后垂帘重听政 统军灭贼致亡身	2127
第 九 回	骋骑射沃野遇仙 迫危亡牛山避寇	2133
第 十 回	五原路破胡斩将 安亭道延伯捐躯	2139
第 十 一 回	天宝求贤问刘贵 洛周设计害高欢	2145

第十二回	剪劣马英雄得路 庇幸臣宫阙成仇	2151
第十三回	赐铁券欲图边帅 生公主假作储君	2157
第十四回	内衅成肃宗遇毒 外难至灵后沉河	2163
第十五回	改逆谋重扶魏主 贾余勇大破葛荣	2170
第十六回	魏元颢长驱入洛 尔朱荣救驾还京	2176
第十七回	赵嫔无辜遭大戮 世隆通信泄群谋	2183
第十八回	明光殿强臣殒命 北中城逆党屯兵	2189
第十九回	战丹谷阵亡伯凤 缩黄河天破洛阳	2195
第二十回	救帝驾逢妖被阻 战恒山释怨成亲	2201
第二十一回	尔朱兆晋阳败走 桐花女秀容立功	2207
第二十二回	立广陵建明让位 杀白鹞高乾起兵	2213
第二十三回	假遣军六镇愿反 播流言万仁失援	2219
第二十四回	据都城四方响应 平洛邑百尔归城	2225

第二十五回	立新君誓图拨乱 遇旧后私逼成婚	2231
第二十六回	运神谋进兵元旦 迫穷寇逼死深山	2237
第二十七回	乙弗氏感成奇梦 宇文泰获配良缘	2243
第二十八回	思政开诚感贺拔 虚无作法病高王	2250
第二十九回	妖术暗侵凶少吉 神灵呵护死还生	2256
第三十回	宇文定计敌高王 侯莫变心害贺拔	2263
第三十一回	黑獭兴师灭陈悦 六浑演武服娄昭	2269
第三十二回	魏孝武计灭晋阳 高渤海兵临京洛	2276
第三十三回	逼京洛六浑逐主 奔长安黑獭迎君	2283
第三十四回	娶国色适谐前梦 迁帝都重立新基	2289
第三十五回	送密函还诗见拒 私宫婢借径图成	2296
第三十六回	施邪术蛊惑夫人 审私情加刑世子	2303
第三十七回	改口词曲全骨肉 佯进退平定妖氛	2310

第三十八回	黑獭忍心甘弑主 道元决志不同邦	2317
第三十九回	梦游仙玉女传音 人辅政廷臣畏法	2324
第四十回	潼关道世宁捐躯 锁云轩金婉失节	2330
第四十一回	结外援西魏废后 弃群策东邳亡师	2337
第四十二回	奔河阳赦曹殒命 败黑獭侯景立功	2344
第四十三回	归西京一朝平乱 惧东邳三将归元	2351
第四十四回	私静仪高澄囚北 遇琼仙仲密投西	2358
第四十五回	纵黑獭大将怀私 克虎牢智臣行计	2365
第四十六回	玉仪陌路成婚媾 胜明誓愿嫁英雄	2372
第四十七回	攻玉壁高王疾作 据河南侯景叛生	2379
第四十八回	用绍宗韩山大捷 克侯景溺水不流	2386
第四十九回	烹荀济群臣惕息 杖兰京逆党行凶	2393
第五十回	陈符命群臣劝进 移魏祚新主登基	2400

第五十一回	宇文后立节捐躯 安定公临危托后	2407
第五十二回	晋公护掌朝革命 齐主洋乱性败常	2414
第五十三回	烧铁笼焚死二弟 弃漳水杀尽诸元	2421
第五十四回	齐肃宗叔承侄统 周武帝弟继兄尊	2428
第五十五回	弃天亲居丧作乐 归人母惧敌求成	2435
第五十六回	争宜阳大兵屡却 施玉珽天诛亟行	2442
第五十七回	和士开秽乱春宫 祖孝征请传大位	2449
第五十八回	琅玕王擅除宵小 武成后私幸沙门	2456
第五十九回	齐后主自号无愁 冯淑妃赐称续命	2463
第六十回	拒敌军延宗力战 弃宗社后主被擒	2470
第六十一回	捋帝须老臣爱国 扞杖痕嗣主忘亲	2477
第六十二回	修旧怨股肱尽丧 矫遗诏社稷忽倾	2483
第六十三回	隋公坚揽权窃国 尉迟迥建义起兵	2489

第六十四回	代周家抚临华夏 平陈国统一山河	2497
-------	--------------------------	------

第一回 魏宣武听谗害贤 高领军固宠献女

粵自炎汉之末，天下三分，曹操跨有中原，孙权雄据江东，先主偏安西蜀，鼎峙者数十年。司马氏兴，篡魏，灭蜀，吞吴，四海一统。晋武帝崩，惠帝继立，庸懦昏愚，贾后乱政，诸王日寻干戈，遂成五胡之乱。刘渊称汉，李特号蜀。刘曜继汉而称前赵，石勒灭曜而称后赵，前秦则符氏，后秦则姚氏，西秦则乞伏国仁，燕则前有慕容廆，后有慕容垂，西为慕容冲，南为慕容德。其后冯跋据昌黎，又称北燕。凉亦分四，前凉张轨，后凉吕光，南凉秃发乌孤，西凉李暠，北凉沮渠蒙逊。而赫连勃勃据朔方，国号大夏。晋之子孙在北者，屠灭殆尽。惟琅玕王睿，系宣帝曾孙，相传其母夏侯妃，通小吏牛金而生。当日见中原大乱，遂同西阳王琰等，渡江南来，众遂奉之为君。延西晋之统，而弃中州于不问，一任五胡云扰，互相吞噬。于时拓拔珪兴于代北，改代称魏。乘燕慕容氏衰，南取并州，东举幽、冀，国日以大。晋安帝隆安二年，即帝位，建都平城，是为道武皇帝。道武殂，明元帝立。明元殂，太子焘立，是为太武帝。其时诸邦皆灭，惟北凉、北燕、夏三国尚存。太武悉平之，除却东南半壁，中土皆为魏有。太武殂，延及文成、献文，国家无事。孝文即位，宽仁慈爱，精勤庶务。以平城地寒，迁都洛阳，改称元氏。性好读书，善属文，诏策皆自为之。好贤乐善，百姓皆安，天下大治，魏世称为极盛。使承其后者克肖其德，则魏业之隆，可传之千世万世，何至一传而后，奸雄并起，遂成高氏、宇文氏篡夺之祸哉？贾子曰：“天下大器也，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

危。”语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自古败亡之祸，未有不自朝廷无道始也。

话说魏自孝文帝崩，太子恪立，是为宣武帝。帝年十六，不能亲决庶务，委政左右近臣。最用事者，国丈于烈、皇舅高肇。肇又尚帝姑高平公主，与于烈并为领军。手握重兵，权重一时，群臣侧目，虽诸王亦皆畏之。时有咸阳王元禧，系献文帝子，与于烈不睦。见帝宠信他，屡加显职，而身为帝叔，反遭疏忌，深怀怨望。府中蓄养丁壮，招纳四方术数之士。与御前值寝符承祖、薛魏孙，黄门侍郎李伯尚，值阁将军尹龙武，结为死党，专待朝廷有衅，从中举事。一日，帝将驾幸北邙，六军从行。禧谓承祖、魏孙曰：“主上出幸，京师虚弱，汝等为侍驾臣，朝夕在侧，图帝甚易，吾起于内，汝应于外，大事可立成，富贵共之。”二人应诺而去。次日，遂集其党数十人，在城西宅内，同议起兵。尹龙武曰：“主上虽出，高肇、于烈留守，必有严备，府中兵士，何足以济？贸然为之，恐无成而受祸，王宜缓之。”伯尚亦以为不可。于是众皆疑惧，其谋遂寝。

再说帝在邙山，因天气酷热，乃止于山之浮屠阴处，摆设卧具，假寐帐中。值寝薛魏孙、符承祖先预逆谋，而咸阳疑惧中止，却未之知。魏孙见帝睡熟，将利刃藏于衣底，便欲行刺。走至帐下，见帝容貌如神，未敢下手。承祖从后牵其衣曰：“吾闻杀天子者，身当癞，汝何利乎？”魏孙持刀而退。帝开眼见二人密语，形状闪烁，忙即起身。时于烈之子于登，亦司值寝，适至阶下，帝遂呼令执之。随驾者俱到，搜出利刃，将二人背剪，帝亲拷问。二人料难瞒隐，大呼曰：“非臣敢反，乃咸阳王教臣如此耳！”帝大惊，遂囚二人于幕下。忽御前军士奏报，拿获一人刘小苟，系咸阳亲卒，来告咸阳反状。帝讯之得实，恐京师有变，深为疑惧。于登奏曰：“臣父为领军，必无所虑。”帝乃遣登

飞马入京观之。登至京，其父于烈，已下令严备，使登回奏曰：“臣虽朽迈，心力犹足，禧等猖狂，不足为虑。愿帝徐还，以安人心。”帝闻奏大悦，谓登曰：“朕嘉卿忠款，赐卿以忠为名。”于是于登改名于忠。帝遂连夜起驾，五更即抵皇城。入宫后，即着于烈父子，领兵去捉咸阳。

且说咸阳王谋叛不成，心不自安，尚不知事已败露，与两个爱姬申屠夫人、张玉妹宿于洪池别馆。夜半左右来报，有千万马嘶之声，从洪池西北而来。王大惊，知事泄，急上马走。二姬及心腹二三十人，亦狼狈上马，相从而逃。行未数里，两姬在后，已被捉去。从人皆散，单存尹龙武一人。因向龙武道：“今投何处去好？”龙武道：“不如投梁。”盖其时南朝已易四代，正值梁武开基，故龙武劝其南奔。咸阳不应，龙武道：“我生死从王，今追兵已近，奈何？”行至柏坞岭，于烈父子追及，遂与尹龙武一同被执，解至洛阳。帝命囚之华林都亭，使军士守之。时热甚，帝敕断其水浆，咸阳渴闷垂死，侍中崔光见辄怜之，进以酪浆升余，王始苏。

却说咸阳兄弟七人：长孝文、次咸阳、三赵郡王、四广陵王、五高阳王、六彭城王、七北海王。昆弟中，惟彭城王勰最贤。当日闻咸阳反事，不胜悲悼。因在帝前与诸王大臣共议咸阳之罪，劝帝斥为庶人，幽之内省，尽其天年。帝未决，于烈、高肇共奏道：“咸阳无父无君，死罪难赦。”帝从之，乃命归旧邸，并其妃李氏同日赐死。幽其子女，党叛者皆斩，籍没财产，以赐高、于两家。选其歌姬舞女，充入内廷。有旧宫人感咸阳之恩，作歌悲之，其歌曰：

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金床玉几不能眠，夜宿霜与露。洛水湛湛弥长岸，行人哪得渡。

(歌极古雅)

其歌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闻之无不洒泪。

再说彭城友爱异常，当日不能救咸阳之死，心甚惨戚。后又闻其长子元通逃往河内太守陆秀家，秀不念旧恩，杀之，封首入朝，心益悲痛。故不遇朝谒，终日在府闷坐。一日，有天使来召，入朝见帝。帝赐坐，启口道：“有一事劳卿，卿为朕玉成之。朕大婚三载，尚无子嗣。今闻已故皇舅高偃，有女秀娥，年十六。前日高平公主来朝，称说其女才色兼备，德貌无双。朕欲纳之，烦卿会宣朕意。”彭城知事出高肇，欲图椒房之戚以固其宠，便奏道：“此系文昭皇后侄女，于陛下为表妹妹，不宜充作妃嫔。”帝曰：“此却何害？朕欲遣卿去者，观其色果何如耳。”彭城不敢违，先至肇家，宣达帝意。然后与肇同至偃府。肇令秀娥出见，果然天姿国色。暗想：“此女入宫，必得帝宠。但眼俊眉丰，恐无淑德。况肇非良善，现已恃宠弄权，将来又得内援，必更横行无忌，贻祸国家。”因即起身相别，回奏道：“此女虽有颜色，但轻盈而无肌骨，恐非受福之人。”帝闻奏，遂置不问。肇知之，深怨彭城。一日，帝坐便殿，值寝于忠侍帝。偶言高偃女有美色，彭城言其福薄，不可入宫，朕甚惜之。忠亦与彭城不睦，因言：“彭城误我主矣，此女美丽如仙，岂无异福？”帝遂决意纳之，便命有司具礼迎入。帝见秀娥芳华淑贤，光采动人，后宫罕有其匹，不胜惊喜。是日，即册为贵嫔，宠冠六宫。于是疑彭城为欺己，益加恩高氏。

且说魏自孝文以来，崇尚佛教，大兴寺院，王侯贵家女子有人道修行者。武安伯胡国珍之妹，在胡统寺为尼，号曰静华真净禅师。以家门贵显，住持山门。国珍夫人皇甫氏，久无生育，于太和十三载，忽然怀孕，生下一女，红光紫气，照耀一室，国珍

奇之。有卜人赵明者，密令卜之。赵云：“此女大贵，异日当为天下母，但恐不获善终。”国珍大喜，名之曰仙真。此即武灵胡太后也。后夫人又生一女，名曰琼真。夫人早卒，二女皆幼。净师哀其无母，携仙真人寺抚养。仙真渐长，性质聪明，妙通文墨，圣经佛典，一览便晓，容色更极美丽。净师初欲收之为徒，恐其不了。年十六，送归国珍。时帝以皇嗣不生，引僧道于朔望日在式乾殿广修善事，召集诸王、驸马、宰辅大臣讲求佛典。又斋僧众于广阳门，以求太子。后亦延召女僧，于后宫诵佛求福。国珍妹净师，亦入讲经，于后见其精通佛典，甚加敬重。每入宫，辄二三月不出，朝夕谈论，情意投合。一日，后语净师曰：“师在外，见有良家女子才色兼备者乎？”净师道：“有。”后问：“谁家之女？”净师道：“尼兄国珍之女。年十七，名仙真，才貌德性，世无其偶。”后曰：“汝能引来一见乎？”净师道：“娘娘欲见此女，尼即带着她来见。但宫禁森严，出入恐于未便。”后曰：“汝奉我命，有何干碍？”净师应诺而去。遂到胡国珍家，传述于后之命，欲见仙真，着她带领入宫。国珍道：“女孩儿家，从未识朝廷礼数，如何见得帝后？”净师道：“侄女自幼聪慧，入宫见驾，断不至于失礼。况有我在，可以无忧。”因向仙真道：“后命难违，定当从姑入见，汝心惧否？”仙真曰：“后犹母也，以女见母，何惧之有？”国珍、净师闻之皆喜。次日，五更起身，遂同净师入宫。宫门上见是净师，往来惯熟，便即放入。净师先至后前奏知，然后带领仙真，跪在金阶，行朝拜之礼，口呼娘娘千岁。于后便命平身，召上赐坐。细看仙真，态度端凝，容颜美丽。启口之间，不但声音清楚，亦且应对如流，心中大喜。仙真初入大内，不敢久留，便即告退。后以明珠一粒赐之，仙真拜谢。内侍送出宫门，自有家人迎接回府。净师亦欲辞出，于后道：“师且莫归，我尚有话与你说。”未识于后所言何事，且听下

回细讲。

自古兴亡之机，决于敬肆两端，而女祸为尤烈。盖女一专宠，心神迷惑，邪言易入，政事易弛。外家必至倚宠专权，把朝局弄得七颠八倒，鲜有不败亡者。自三代季世，及历朝以来，往往如是。此书欲言魏之败亡，先叙仙真入官，如泰山之云，起于肤寸，深得草蛇灰线之妙。

第二回 于皇后暗中被弑 彭城王死后含冤

再说于后留住净师不放，净师只得住下，启问有何旨意。于后道：“我因皇嗣未生，欲采良家之女，以充嫔御。今兄汝兄之女才貌若此，正堪作嫔王家。我当奏知官家，纳之后宫，汝意以为可否？”净师道：“此女蒙娘娘不弃，便是莫大之恩了。但臣兄素爱此女，臣尼不能做主，须与臣兄言之。”于后道：“汝见胡国珍，亦朝廷大臣，自当待其心肯，方可相召。卿今速回，与尔兄言之。”净师奉了于后之命，即到国珍家来。斯时仙真方归，正在堂中告诉于后相待之厚。忽报净师至，父女接见，两下坐定。净师道：“方才正宫有命，以嫔嫗未备，欲选淑女。甚爱仙真德性温柔，仪容俊雅，欲奏知天子，纳于后宫。特命我来作合，未识兄意允否？”国珍道：“后虽宽仁，而高妃正当宠幸，我女入宫，恐终见弃，是误她终身了，窃以为不可。”净师道：“见不忆卜者言乎？进宫以后，若生太子，贵不可言矣。”因回顾仙真道：“汝意云何？”仙真道：“身为女子，恨不能置身通显，光耀门闾。入宫倘有遭际，亦可荣及父母，此儿之愿也。”国珍见女已允，不好推却，净师入宫复命。

明日，即有天使聘召，国珍只得送女进宫。帝见仙真虽不及高妃之美，而容颜亦复不群，因即拜为充华。后见之，愈加欢喜，拨给宫女十二名，赐居紫华宫。充华自念帝眷若此，朝夕便得承幸，哪知正值高妃得宠之时，帝无心别恋，在宫数月，不得见帝一面。于后不悦曰：“帝若无情此女，吾误之矣。”一日，充华来朝，后命之曰：“今日圣驾必来吾所，吾邀帝同至汝宫。汝

速回去，设宴以候。”充华领命。未几，帝与后果至，充华接驾。帝赐坐于旁，后谓充华曰：“今日驾来，汝不可不做主人。”充华设宴上来，帝与后上坐，身自陪饮。也是充华福至心灵，顾问之际，语语合意，帝大悦。后曰：“闻汝善箫，试吹一曲佐酒。”充华承命，便取出玉箫吹弄，果然声情婉转，余韵绕梁。帝心益喜，留连至晚，不觉沉醉。后命宫女扶帝入寝，谓充华曰：“今夕承恩，小心侍驾。”言毕，起身而去。是夜，充华方沾雨露。至次日，帝始知在充华宫中，追思昨日之事，笑曰：“后真世间贤妇也。”自此充华常得恩幸，六宫闻之，皆颂于后之德，愿其早生太子。未几，后果怀孕，弥月之后，遂生一子。帝大喜，群臣入贺。下诏蠲免粮税，尽赦轻重罪犯，虽谋逆子孙，亦蒙释放。于是元禧之子元翼等，亦蒙赦出。彭城哀其孤苦，收养在家。

元翼年已十七，痛遭家变，泣告彭城道：“父死五年，尚埋浅土，愿叔父怜之，如得奏知天子，许以改葬，虽死无憾。”彭城念其孝心，带领元翼入朝，将改葬咸阳之意，乞恩于帝。帝怒曰：“逆臣之子，得蒙赦宥，已邀宽典，何得更为渎奏！”深责彭城。元翼归，见帝怒未息，惧有后祸，遂同元昌、元晔乘间南奔，梁武纳之，封其职如父。边臣以闻，高肇因言于帝曰：“元翼之叛，彭城实纵之。”帝于是不悦彭城。肇又因于后生子，帝宠日隆，高妃无出，惧后宠衰，密使人授计于妃，令其害后母子。

一日，正遇于后诞辰，众妃嫔皆朝贺，后皆赐宴。帝与后上坐，余以次列坐。宴罢，高妃奏帝道：“妾感娘娘大恩，愧无以寿，明日，妾有小酌，欲屈陛下与娘娘，驾临迎仙宫，以尽一日之欢，望陛下鉴纳。”帝谓后曰：“不可负妃诚意，朕与卿须领其情。”后依帝言，高妃拜谢。明日，帝与后共宴于高妃所，宴后

归宫，后胸中若有宿物，忽忽不乐。三日后，对帝泣道：“妾近有疾病，患莫能救，恐将长别陛下。愿陛下抚视太子，使得长大，妾万幸矣。”言讫遂崩，年仅十九岁。帝甚悲痛，合宫皆哭，众尽疑高妃所害，而不敢言。高妃既害后，微闻宫中人言籍籍，因念太子日后若知，必怨高氏，贻祸不小。适太子有小疾，因密与肇谋，贿嘱御医王显下药害之，太子遂亡。众人共知高氏所为，而帝亦不究。

盖自高妃擅宠于内，高肇用事于外，虽于烈父子，亦不敢与抗也。肇尤忌宗室诸王，每在帝前，百端离间。北海王元祥，为人放荡不节，然无大过。与肇不和，肇谗之于帝，言其党结私人，意在谋反。帝信之，收付大理寺，废为庶人，肇密使人杀之。京兆王元愉，孝文第三子，帝之弟也。性气暴急，却爱文学，招延名士，朝野称之。亦为高肇所忌，进谗于帝曰：“元愉近见陛下丧了王子，喜动颜色，谓以次当授天位。近日大散财帛，招羽党，恐非社稷之福。”又言因瑶姬事，常常怨望朝廷。先是元愉正妃于氏，即于后妹，及愉为徐州都督，纳杨氏女，名瑶姬，容貌昳丽，歌舞绝伦，宠之专房，遂疏正妃，妃展之，还朝诉之于后。且言瑶姬有子，将来必至夺嫡，恐为所制。后怒，立召瑶姬，责其轻慢主母，恃宠无礼之罪。命将所生子归于正妃抚养，姬不从。后大怒，乃剪其发，幽之后宫普陀寺数月，然后放归。帝因后言，亦屡责元愉，元愉深以为怨，故肇言及之，帝闻不能无疑。即下敕收勘诸王宾客，惟京兆王门下居多。帝怒，斩其最宠者三人，余皆流徙外郡。召王入内廷，杖之五十，出为冀州刺史。左右亲王，皆不敢救，惟彭城王泣谏曰：“元愉年纪尚幼，留之京中，可加教训，若委以外任，谗间易行。一旦奸人构成其罪，恐陛下不能全手足之爱。”帝曰：“王法无亲，此事叔不要管。朕有一事，欲与叔议。”遂命百官尽退，独留诸王赐坐。